



二度画秦观背后的故事

□ 许伟忠

马年春节前夕,上海辞书出版社隆重推出邓明力作《对话宋徽宗》(走近苏东坡)。邓明老师惠赠新著,并在微信附言:“给您的那首诗也选入了。”我心头不禁一热,其心境当真用得上一句古语“与有荣焉”。感动之余,想起了邓明老师两次为拙著封面插图、赋诗并以东坡体书写的往事。

邓明老师擅长为古人物造像。2018年,上海中国画院曾举办“守望丹青——邓明画坛胜流肖像展”,各界反响强烈。能够邀请到邓明这样一位名家为拙著封面人物插图,应该感谢少游公三十三世裔孙、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秦振庭先生的引荐。也许是缘分使然吧,2010年5月,邓、秦两位老师相识于悼念国医大师裘沛然先生现场。其时,振庭老师正在审读我的书稿《悲情歌手秦少游评传》。邓明表达了仰慕少游公、久有为之造像的夙愿;秦振庭顺势邀请他为拙著封面人物插图。两人一拍即合,既圆了邓先生的夙愿;而我的书有了一位名家、大家的作品作封面,大大增色,诚可谓一桩双赢的美事。

十年过后,中华书局拟出版我的新作《秦观传》。本来,封面设计是由出版社负责的。付印前的各项流程已经基本走完,这时我感觉封面人物插图风格和读者定位不尽吻合,于是再一次向邓明老师发出为封面人物秦少游造像的请求。事后,我写了《邓明为秦少游二度造像》,满怀感激心情叙写幕前幕后的故事。初发表于《高邮日报》;中华书局·聚珍文化在新书推介时,又以《封面背后的故事:邓明二度为秦少游造像》为题转发。邓明老师感而于辛丑(2021年)初春作《七绝·二度画秦观》:“大风漫卷衣袍宽,水墨霜青气一团。千古词宗谁解得,老夫二度画秦观。”以东坡体书写,并附简短说明文字:

作家许伟忠先生专事婉约词宗秦观研究,十年而有《悲情歌手秦少游评传》《秦观传》及重刊宋本《淮海集》等诸成果出版。承秦振庭先生引荐,予应邀先后二度为许著作秦少游造像,此拙笔之幸也。昨日收到许先生在一月二十九日《高邮日报》刊发的文章微信,三千余言的《邓明为秦少游二度造像》,读来感慨。得句(略)。

我与邓明老师缘起于“画”,至此又引出了诗与书法。诗前两句“大风漫卷衣袍宽,水墨霜青气一团”,是对画像风格、特色的凝练概括;后两句“千古词宗谁解得,老夫二度画秦观”则是对画像内涵的含蓄表达,是以画像的形式对历史人物秦少游作出了评价。邓明老师创作态度严谨,尽管他有较深的国学功底,擅长于国画历史人物,且本来对秦

少游就有较深的了解和研究,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他却肯因此稍有马虎,轻易落笔。他秉持“画之有据”的理念,即所谓“用古人的笔墨为古人造像”。他坚持认为,每个画家有每个画家的笔墨,这就好比是他们的DNA。用特定古人的DNA为特定古人造像,所绘制的画像方能准确传神。为此,他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广泛搜集资料,细致研读书稿,甚至一些细节看得也很仔细,力求真正读懂秦少游,得其神韵,得其特定的DNA。最终确定以《满庭芳·山抹微云》词的意境为主要依据为秦少游造像,以与全书“悲情歌手”的基调吻合。落笔紧扣秦少游的“游”字,风格独特。邓明老师阐释说:“淮海先生在宋词中归在婉约一派,但格局与一般的浅吟低唱不同,应是婉约中寓豪放,取工、写相济的笔墨应该是恰当的。……于是就有了现在以大写意为主的造像,即除了脸部及手持之诗稿比较工整外,衣冠采用完全放开的没骨法。……最满意的是诗人腿部的衣袍,水冲墨,墨冲水,整个衣袍都在有节律的迎风拂动中,有形体,有质感,也契合人们对秦少游‘游’字的联想。”他甚至认为,“重画就不一定有如此效果了!”

第二次为秦少游造像,因出版社“等米下锅”,时间上不像第一次那么从容。尽管如此,邓明老师仍不愿有一丝一毫的马虎草率。同是为秦少游造像,他不愿重复自己,希望能同中显异,创作出一个崭新的秦少游形象来,即评论家们在分析人物形象时常说的独具个性的“这一个”。而“这一个”的特质,仍然要从秦少游这个特定人物身上去发掘。“千古词宗谁解得”?邓明老师在深刻理解秦少游的基础上,给出了十分清晰而准确的定位:第一次造像紧扣“悲情歌手”的主旨;第二次则力求展示秦少游既是“婉约词宗”,又是“无双国士”的形象。创作过程中邓明老师曾几次发来微信:“我试试,不知道能不能画好。”“容我想想想!”“昨天开始动笔,想画一件与上次不同的造像,不太顺利。再试试。”一个个简短的句子,可窥见邓明老师用心之至。第一稿甫出,便得到出版社和各方一致认同和好评,连续紧张工作了好几天的邓明老师也松了口气说:“很高兴!”我向邓明老师请教第二幅造像的特色,得到的回复是:“沪上作家沈善增兄激赏予秦少游画像妙在一个‘游’字,此作依然在‘游’字上做文章。既喻指秦之仕途坎坷,又契合秦之文采焕然。”相隔十年,两幅造像都扣住了一个“游”字,但是差异也是明显的。两者“同样立于风中”,衣袍用的都是“没骨法”,但是“前

图抗风,后图顺风;前图处野,后图列朝;前图布衣,后图官袍,此《秦观传》所以不同于《悲情歌手》者”。显然,邓明老师准确理解并把握住了两本书不同的主旨,并用自己的画笔,准确而形象地表现出来。

邓明老师书写《二度画秦观》诗用的是东坡体。我于书法是门外汉,但是阅读邓明老师自述,似乎也能体会一二。邓明老师认为“宋书尚意”,并引许慎语“书,抒也”(《说文解字·序》);扬雄语“书,心画也”(《法言·问神》)。苏公被推为“宋四家”之首,其书法自然符合这一规律。邓明老师“中岁以来钟情苏字,……朝斯夕斯,与东坡做朋友。沉浸于先生墨迹已然散佚的文章的重建,沉浸于历代文学经典名篇的坡公书体的演绎,沉浸于笔者自己诗词文赋如坡公那样的吟咏和抒写”之中,如此几十年,自然深得东坡书法之三昧。久久凝视邓明老师所作秦少游画像和题写的诗句,我强烈感受到了画、诗、书三者的和谐与圆融。

苏东坡诗书画三者皆精,代表了宋代文化的高峰,对后世影响深远;与邓明老师十多年交往,深感其亦堪称一位诗书画皆有很高造诣的艺坛名家。诗书画三者可归为一个“艺”字。古语有“玉在山而草木润”“腹有诗书气自华”,邓明老师值得敬仰的不仅仅是其才艺出众,还在于他的气度和德行。“二度画秦观”背后确实有故事,在此不妨略说一二。其一,《悲情歌手秦少游评传》正式出版的时候,由于某些环节上的疏漏,未能署明封面插图邓明老师的名字。振庭老师和我都感觉十分歉疚,也因为无法弥补而十分为难。而邓明老师则表现出了一个大家的气度,丝毫没有流露出任何的不快和责难。其二,请邓明老师为《秦观传》封面插图,带有临时动议的性质,且给邓明老师留下的时间十分紧张。我心里清楚,请邓明老师这样身份的艺坛名流作画,还提出时间上的要求,其实是很不礼貌的。而且我了解到邓明老师当时因患眼底黄斑变性眼疾,手上同时还有两项时效性也很强的任务。当时我的心情是惴惴不安的,甚至萌生了知难而退的想法。当然,后来结果的圆满超出了出版社和我的预期。回忆第一次向邓明老师提出请求是在2020年10月17日;仅5天时间,10月22日画稿已经完成,并得到各方一致认可和高度评价;11月27日,《秦观传》已经从北京打包发往各地,中华书局定期上新的“每周新书”(第48周)亦已在媒体亮相。短短40天时间,《秦观传》顺利出版发行,固然离不开出版社和各个环节的共同努力,但是邓明老师以其深厚的艺术功底和高尚的艺德,在极短的时间里拿出高品位的作品,无疑十分关键。邓明老师无愧于一位德艺双馨的艺坛名家,借此机会谨向邓明老师表示诚挚、崇高的敬仰之情。

上了初中,我常独自去看祖父,既为探望,也为“打牙祭”,偶尔还能得些零花钱。每次步行至老宅已近中午,祖父便会提篮去“小烧龟”熏烧店买猪头肉、盐水鹅等熟食,再配一菜一汤。那家的熏烧注重食材本味,不依赖重料,清爽不腻。若下午去,祖父会给我几毛钱,让我到天桥下一位老奶奶的摊上吃豆腐脑——量足味美,一勺入口,烫滑爽口,总让人意犹未尽。

寒暑假小住时,因近新华菜园,每天凌晨便被嘈杂声唤醒:先是粪车轧过青石板的吱呀声与环卫工的吆喝,接着是菜农挑担推车赶往菜场,最后是送孩子上学、赶早班的行人。起初不惯,后来索性早起,被街边早餐香气吸引。

后来祖父与双亲皆已逝去,老宅闲置。女儿就读初中时,我重新装修老宅陪读,闲时常漫步老街。斗拱飞檐、青砖木窗、小黑瓦脊犹在,砖木结构依旧精密,榫卯相连的梁檩仿佛仍有生命。

南门大街,承载着一座城的记忆,几代人的故事,依然在岁月中低语、绵延。

陈石奇和他的儿童诗

□ 陆建华

陈石奇是我的故乡高邮川青名副其实的乡邻。我与他家,分别住在土地相连的南荡村和瓦仓庄,两家的实际距离,最多一里路。我比他年长20岁,又由于我12岁就离家出外求学,调省工作后,回老家就更少了,偶尔回乡,常听到有人向我说起陈石奇不但教学认真负责,教学之余写的儿童诗,也值得注意。进一步了解之后,才知道,1991年川青小学创办了“芦花少儿文学社”,初衷是从诵读传统诗词入手,向学生普及经典诗歌的相关知识,学写旧体诗词。2005年陈石奇调入川青小学工作,满腔热情地投入芦花少儿文学社的活动。经过一个时期的观察与思考,他反复学习毛主席在《关于诗的一封信》中说的话:“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陈石奇受到深刻的启示,认识到,芦花少儿文学社的活动,从古诗词入手,培养小学生热爱中华文化,继承悠久传统,十分必要;更重要的,应当进一步向当代诗歌扩展,引导儿童关注时代,用诗赞美当今。他的想法和建议得到学校领导和最初创建芦花少儿文学社的有关老师的重视与支持。校领导广泛征求意见后,让陈石奇负责对全校学生课余诗歌活动的辅导与指导。由于陈石奇多年的苦心经营,长期不懈,芦花少儿文学社活动很快出现新局面,全校爱诗的学生越来越多,佳作不断涌现,由此产生的影响迅速超出学校,不仅在高邮,甚至在省内外获得广泛的赞誉。

陈石奇本来就是一名喜爱写诗的文学爱好者,他以往写诗,只是一种爱好,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写什么,不写什么,没有深想过。自从学校领导交给他负责全校学生诗歌活动的重任后,集中精力只写儿童诗。他想到,要指导好小学生读诗、写诗,进而用诗赞美时代,大道理讲得再多,再好,都比不上自己带头实践,以自己的作品现身说法。这是一种可贵的自觉。

儿童诗是文学百花园里一朵独具姿色、惹人怜爱的鲜花,却也常被很多人轻视为小儿科,甚至想当然地以为写儿童诗,让孩子看懂就行了,这是一种误解。长于思考的陈石奇认为,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儿童诗,这是能不能把诗写好的首要关键。用简单化的态度为孩子写诗,其实是对孩子的不尊重。对人人都懂得并重视的儿童诗的童趣问题,陈石奇更是作过认真的思考与研究,明确认识到,童趣是儿童诗不可或缺的重要特色,但不是决定儿童诗优劣与否的关键,更不是灵魂。如果把功夫下在模仿儿童的言行举止上,童趣就成了装饰品。再生动形象,活灵活现,看起来似乎有些童趣了,因为缺少高品位的立意,即少了思想性这个灵魂,所有在童趣方面下的苦功,其实是舍本逐末,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弄巧成拙,如同东施效颦。

陈石奇这么多年来在儿童诗写作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体会与认识,弥足珍贵。一篇千字文无法详述陈石奇在儿童诗写作方面的刻苦努力,我想向朋友们推荐他所写的《行走在春天里》一诗,以收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粗略印象。诗贵创新。春天是诗歌千古常咏的主题,儿童诗写春天更是不胜枚举,但多为对春的全景式描绘,那画面也美,却多半是静止的;如今他着意写在“行走”着的春天,努力让读者看到一个活泼的、生动的、充满活力的春天,由此可见他的创新意识是多么自觉而强烈。童年的孩子对人间的一切都十分好奇,在他们眼中,树木花草,鸟兽虫鱼,都是通人性会说话的朋友,陈石奇选择“雪娃娃刚刚离去”、初春刚刚降临的日子,“一群树娃娃便排好队/行走在春天里”。读者看到,“桃树柳树是一对好搭档/它俩最先睁开眼/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跟在后面的杨树兄弟,雄赳赳,气昂昂/挺直身体大踏步向前”。作者对桃树、柳树和杨树的出场先后顺序,是经过认真的考察后,按照经过寒冬后的返青先后时间顺序确定的,是经过认真思考、再三斟酌的,不是信手写来。还有,作者深知在孩子们的眼里,对树木花草一视同仁,但诗中选择桃树当“行走在春天里”的主角,而不是花,绝不是厚树薄花,而是因为桃树气宇轩昂,高大挺拔,引人注目,让一排排桃树当行走在春天里的主角,比柔美的花更合适。但,作者没有忘记花,他让“桃花、杏花、梨花/一朵比一朵精致/敲锣打鼓地把春天的序曲奏响”。这样的安排,真是“物尽其才”,想来孩子们也是拍手赞同的。

陈石奇不但通过儿童诗帮助孩子们形象地认识大千世界,还尝试用诗启发孩子们对世界进行哲理思考。《种子的梦》,仅短短八句:“不要怪/种子睡在/土里/迟迟不发芽/那是种子/正躺在冬天的怀中/精心地构思/一篇最精彩的著作”。或许孩子们一时还不能深刻理解诗中蕴含的哲理,但作者相信,诗中写到的种子、睡觉及其睡的床、母亲的怀抱……这些常见事物和生活现象,他们的父母在对孩子的学前早期教育中,早已迫不及待地,更是不厌其烦地不知讲过多少次了。良种入心是要发芽的,随着孩子们逐步长大,对人间事物的认知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他们最初在父母的督促下背诵的并储藏在心灵深处的那些似懂非懂的诗句,就会突然苏醒过来,不但脱口而出,而且愈嚼愈觉得韵味无穷,就在这时候,孩子开始接触哲理并爱上哲理了。

川青小学开风气之先,在中部创办芦花少儿文学社已30多年,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不只受到江苏教育部门的肯定和赞扬,还得到陕西、湖南两地教育部门的热情鼓励和支持;此两地有面向全国小学生的报刊,他们主动与川青小学联系,发表师生们的诗作,湖南岳阳市的一家儿童诗刊连续四年(2022—2025)评陈石奇为“优秀儿童诗歌创作者”。

南门大街

□ 柏杨

街北首有家百年早茶店,名曰模糊,但其味难忘:三丁包松软鲜美,咸中带甜,油而不腻;青菜包皮白馅绿,一口下去满嘴清芬;翡翠烧卖色如碧玉,咸甜交融;干层油糕层层相叠,绵软甜润。最绝的是烫干丝:干丝烫软,淋入姜汁,佐以细姜丝、香菜、虾米,再浇上秘制酱油。成品绿白相间,柔韧爽口,五味调和,食后齿颊留香。

街两侧还有诸多百年老店,如亨德利钟表店、老正布店、益美酱园等。街巷也多,自馆驿巷向南,有运粮巷、盐塘巷、詹家巷等,皆因漕运便利,曾为盐粮集散地。福海庵巷因庵得名,再南则为国营高邮油厂,上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全县菜油皆出于此,远远便能闻到油香。

街南首的大、小猪集巷间曾有一处十多亩的猪市,规模宏大,至今巷角仍有“杀猪塘”遗名。

从邮城中市口向南,穿过天桥门洞,便见一座高大牌坊,上书苍劲有力的“南门大街”四字。南门大街是高邮老城区南北长街的最南一段,兴于宋,盛于明清。街道原长千余米,南起大猪集巷,北至天桥,虽不宽阔,却笔直整齐,青石板路面经数百年磨砺,光滑如镜。昔日,这里商肆林立,茶楼酒馆、盐铺粮行、南北货店鳞次栉比,客货往来,繁华延续六百余年。直至上世纪四十年代,因战乱与火灾逐渐萧条。建国后,运河拓宽、公路改造,老街一度冷落。1993年至1995年,市政府修复孟城驿,这条仅存200多米的老街重现生机,恢复部分清末民初风貌,成为高邮重要的文化旅游街区。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父母下乡定居一沟公社,仅祖父独居于南门大街南端的老宅中。老宅靠近小猪集巷,离孟城驿仅几百米。那时的孟城驿尚未修缮,破旧不堪,为搬运公司所用。儿时,我常随父兄前往老宅探望祖父。一过天桥,我便兴奋不已——街边玩具摊、小吃担、日用品店琳琅满目,总让我流连忘返,几乎是被家人拖着往前走。